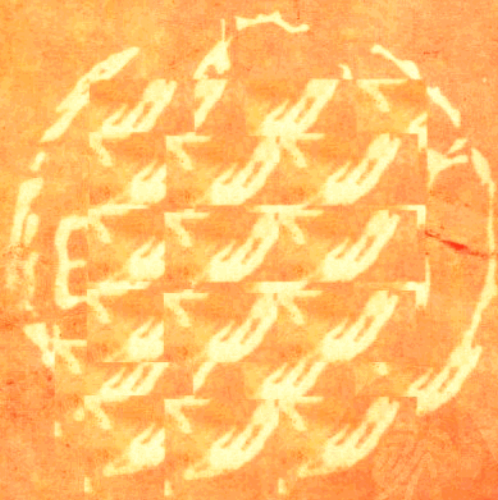


方鵲鄭貞

東北戲曲新報叢書
京戲劇本



丁濤·呂惠君·張又天 改編
周聘雪 安西 閱



本 劇 戲 京

(本 草)

坊 節 貞

閱 西 安 · 雪 聘 周

編 天又張 · 君慧呂 · 濤 丁

編 改 嫂 林 祥 影 電 據 根



九 · ○ 五 九 一



人物：

胡繼生：地主之子（前小生）小生巾，花道袍

，（後老生）一把鬚，道袍，坎肩，

黑五綳，

胡夫人：地主之妻，花旦，花裙襖（子結婚後

）幃。

少夫人：地主之媳，花旦，花裙襖。

大管家：地主管家，三花臉，荷葉寶，花道袍

（後戴小八字）

魏蓮姐：僕女，青衣花旦，前部花褲褂，出嫁

後，素頭面，布衣褲，後部再改亦

可。

小春：丫環，花旦，花襖褲，坎肩。

于江：佃戶，老生，無鬚，一把鬚，布衣

褲。

柳媽：僕婦，老旦，老斗衣。

韓夫：送禮人，賓相，二打手。

魏才：土棍，二花臉，大毡帽，青道袍，大

八字。

王老六：獵戶，武生（結婚）道袍，藍毡帽，

（後）青箭衣，黑三鬚。

祝九：老六隣居，小生，布衣褲，一把鬚。

甲 差人：衙役，皂隸帽，箭袖，大帶。

二助手：魏才助手，跨衣，大帶，打頭布。

二賀喜人：（老六結婚）老斗衣，青道袍，老

頭帽。

太 監：太監帽，道袍。

甲 富紳：三花臉，員外巾，幃。

丙 富紳：富紳妻，彩旦，幃。

甲 富紳：富紳妻，彩旦，幃。

丙 富紳：富紳妻，彩旦，幃。

甲 百姓：老斗衣等，老頭帽，參三綳，黑三

綳。

女百姓：青衣，腰包。

第一場

佈景：幕外

人物：胡繼生、魏蓮姐、大管家。

『小鑲上胡繼生（以下簡稱生）』

生：（白）日出三竿照紗窗，愁悶無心念文章

。咳！想我胡繼生，自幼與乳母之女魏蓮

姐總在一處玩耍，當初在花園涼亭之上，

假扮夫妻拜堂成親，不想由此結下了情緣

。我會與母親講過數次，怎奈母親百般不

。

允，說什麼他是奴僕之女，有污門風，恐被親友恥笑。想那魏蓮姐聰明伶俐，縱然貧窮，又有什麼妨碍呀？如今不叫我與蓮姐成親，反與我定下王員外之女，是我執意不允，母親罵我不孝，爲了此事終日愁悶，不免花園走走！（唱）滿腹衷腸對誰論，魏蓮姐是我意中人，無人能解我的心頭悶，（拉開幕花園涼亭）見花園不由我觸景生情。（白）想當初我與蓮姐假扮夫妻，在此涼亭，歡歡樂樂，亭哪，亭哪！你倒未改，只是我與蓮姐不能像當年那樣歡聚了！（唱）滿園春色花似錦，難解愁腸悶沉沉。（魏蓮姐上以下簡稱魏）

魏：（上唱）：桃花李花滿園開，微風吹動香氣來。

生：（聽見聲音喜形於色）（白）我正在想念於她，她倒來了。

魏：（唱）艷陽天春光好花開茂盛，蜂採蕊蝴蝶飛對對成群，繞迴廊且把那涼亭來奔，又只見荷花池鴛鴦並行。（白）我魏蓮姐，乃乳母之女，年長一十八歲，自從我母下世，我那叔父魏才，終朝每日出入賭場，不顧骨肉之情，我只得在胡府爲奴作婢

。今日奉了夫人之命，來到花園折花，幾天未到花園，這花已開得十分茂盛，待我向前折花便了。

生：（白）蓮姐妹，（魏吃一驚）多日未見，你可好啊？

魏：公子可好？

生：這些日爲何見不着你的面呢？難道你忘了以往之事？

魏：這……

生：啊？

魏：公子啊！（唱流水）公子休要將我怨，有一個緣故在其間：夫人之命我怎敢違犯，他不準與公子一處遊玩，她說道奴婢我出身微賤，休得要叫外人當作笑談。

生：（白）莫非你變了心了？

魏：（白）噯公子，休得如此言說，只是夫人家法甚嚴，我怎敢違命。

生：難道說我們就算罷了不成？

魏：噯呀公子啊！爲了你我之事，夫人心中十分不悅，不準我與你見面，公子你要諒情一二。

生：你難道忘了涼亭之事不成？

魏：（想了一會白），我想起我母在世之時，

會對我言講，你我貴賤懸殊，門戶不對，自古道驢馬不成配，窮人只有找窮人，公子如還有憐我之意，你就早早斷了此念，容我在此有碗飯吃吧！

公子你保重了。（管家婆內咳嗽，魏下）
生：幼年一處如夫婦，如今翻成陌路人。（下）

唉！（唸對）（大管家上，）（以下簡稱管）

管：夫人不叫他們倆在一起，叫她折花這麼一點功夫，她還來勾引公子，待我告訴我們夫人去。（下）

第二場

人物：胡夫人，小春，大管家，魏蓮姐，于江。

胡：（唱）徐娘半老守空房，孤孤單單太淒涼，幸有管家知情趣，陳倉暗渡解愁腸。（坐下白）我，胡門郝氏，自從老爺下世，拋得我冷冷清清，不堪空幃之苦，幸而管家倒還知趣，他與我明是主僕，暗是夫妻，倒也頗不寂寞。只是我那兒子胡繼生，不願與王小姐成親，偏偏看中了乳娘之女魏丫頭，這還成何體統！想那王家有財有勢，這門親事總要作成才好。我想與管

家商量商量，又不知他到那兒去了？我只得誦念經文，求神佛保佑便了。（敲木魚念經）（唱）念經文誦佛號聲聲不斷；爲的是我胡家富貴平安，一保佑我的兒親事早辦，再保佑管家他不變心田。

管：（白）啊哈管家管家，運走桃花，站着的主人是她，坐着的主人是她。（進門）

參見夫人。

胡：罷了，（看一眼）小春，打茶去。春：是啦。（下）

（管家見小春下，向胡媚笑介）

胡：你走過來一點。

管：是，夫人，我走過來了。（變腔）作什麼你說吧。

胡：你給我捶捶腿，我的腿疼啊。

管：你總嘟嘟囔囔的念經，腿還能不疼啦。

胡：我是求神佛保佑啊。

管：你供的是什麼神啊？

胡：南海大士觀士菩薩。

管：什麼，你拜觀音菩薩？讓我來瞧瞧，你別開錯了，弄一個送子觀音供着，她一高興叫你這位守節的夫人養個大胖小子那可

就糟啦。還好，沒錯。

胡：別胡說啦。（嘆息介）

管：你是不是又爲公子與魏蓮姐之事嘆氣呀？

胡：……

管：我方才還看見魏蓮姐在花園又去勾引公子，我想此事要被家下人等傳揚出去，這胡府世代清白門風，可就要斷送在他二人之手啦。

胡：那麼，你說到底怎麼辦哪？

管：我想倒不如把她出手。（向夫人耳語）

胡：許配給于江啊！這怎麼行呢？

管：夫人，這叫一舉兩得。

胡：怎麼叫一舉兩得？

管：如此既罷了却夫人一樁心事，又拴住于江的腿，他娶了魏蓮姐，豈不得老老實實與我們幹一輩子嗎？你看怎樣？

胡：那蓮姐的叔叔要是不答應，可怎麼辦呢？

管：你說魏才那個窮光蛋哪，怕他幹什麼？現在蓮姐吃我們的，喝我們的，我們就有權把她嫁出去，魏才那小子他還敢來過問嗎？

胡：倘要是少爺他不聽我的話，那怎麼辦哪？

管：王老爺已煩媒人催娶數次，我想馬上給公

子完婚，只要王小姐過了門，少爺豈能還想念那個粗頭？

（小春捧茶上）

胡：這個主意倒不錯，小春你去把蓮姐叫來。

春：是，（下）

管：我去叫于江去。

胡：快去快來。

（小春與蓮姐上）

魏：夫人喚我何事？

胡：我把你這個小狐狸精！還給我裝糊塗啊？我以前就告訴過你，不讓你和少爺在一起，你爲什麼折花這麼一會功夫又去勾引少爺呀？

魏：不是我去找少爺的。

胡：你還敢嘴硬！小春，告訴外面預備家法！

春：夫人有命，預備家法。

（外面多人應預備了）

胡：快去拿來！（小春取來交夫人）

胡：賤人哪！（唱西皮散板）小賤人說此話真真可恨，吩咐你言和語你敢不聽，這件事若被人傳揚出門，豈不是玷辱了胡家名聲。（拷打蓮姐）

魏：夫人哪（唱）（西皮散板）望夫人且息怒

容吾細寫，夫人命去折花怎敢稍停，公子他來問話未曾多論，（白）夫人哪，（接唱）若不信問公子便知真情。

（管家上）

管：哎哟，魏姑娘怎麼啦，不是要當少奶奶了嗎？怎麼哭哭啼啼的呀，回頭給少爺看見啦該多心疼啊！哼，你也不拿掉秤約約你的骨頭，你是什麼身份？少爺是什麼身份？真是作夢呢！快起來吧。

胡：（假慈悲的說）既然你沒有那個意思，那更好，你也老大不小的啦，留在我的面前總是我一樁心事，趁我還有這一口氣在，給你找個好人家，也對得起你死去的媽。

魏：夫人……

胡：我想把你嫁給那個戶于江你可願意？

管：還問他幹什麼？誰管他願意不願意。

胡：下去吧，少時于江就要來啦。

魏：（唱）魏蓮姐天生是窮人賤命，婚姻事也只得任從他人。（出門與于江碰頭魏下，于江（以下簡稱于）一進門）

于：參見夫人。

胡：罷啦。（于江看了管家勉強白）

于：參見管家，

管：哼！

于：夫人喚我何事？（夫人看管家）

管：我說于江啊，胡府待你如何？

于：（看看管家）啊啊啊不錯。

管：當然不錯麼，夫人高看於你，于江你的時氣來啦。

于：此話從何說起？

管：夫人有意將乳娘之女魏蓮姐許配與你，還

不是你的時氣來了嗎？

于：啊！我未曾想過此事，想我于江房無一間地無一畝，飯還吃不上，那有銀錢娶妻，

縱然有了妻室，我靠什麼養活於她。

胡：于江啊！（唱西皮散板）于江說話不聰明，

我作主與你們配成婚姻，只要你對我府

忠心耿耿，今後的衣食住有我擔承。

于（唱）夫人吩咐難從命，豈能草草把事行，

滿心猶豫難決定（行絃）（低頭思想背躬）

自從我種了他們的地，吃也吃不上，穿

也穿不上，如今要將魏姑娘許配與我，這

是什麼緣故呢？

管：你在傻想什麼？打着燈籠也找不着的事，

還不謝謝夫人，快快準備準備去罷。

于：（接唱）還恐其中有別情。（下）

胡：正是風吹雲散巧計定。

管：了却夫人一片心。(白)夫人，我攙住你到後房去吧。(下)

第三場

人物：轎夫，二送禮人，柳媽，魏蓮姐，管家，夫人，少爺，新婦，債相，衆送禮人。

(花轎過場，後上二送禮人，下，由下場門上柳媽提小筐和燈籠送魏蓮姐成親去，魏回頭看花轎過去，難過下，再上管家) 管：今天少爺成親，花轎到門，有請夫人。(上夫人)

胡：(白)門外懸燈結彩，但等花轎到來。甚麼事？

管：花轎到門。

胡：吩咐讀禮拜堂。

(上花轎，新婦進門，債相上讀禮，公子不悅狀，念讀詞拜堂下，上衆送禮人賀喜，(白)恭喜恭喜！)

管：請到後廳飲酒。(同下)

第四場

人物：于江，魏蓮姐。

于：(抗農具上唱)(原板)單身漢爲佃戶難得飽暖，娶了妻過生活，更加艱難，爲妻

妻又把那閻王債欠，越積累越多我怎能夠還，我的妻他叔父是個無賴漢，每日裡上門來強要銀錢，我二人長年間牛馬作賤，貧和病使得我受盡熬煎。(白)我于江，自從與胡府乳娘之女魏蓮姐成親之後，情意相投，倒也稱心。只是欠下了胡府這筆閻王債不知何日才得還清？這幾天病魔纏身，身體不能支持，心中憂慮，又不敢讓我妻看出，給他增添愁煩，我只好勉強掙扎。唉，我夫婦只有是還了這筆重債，才能鬆這一口氣，待我還是拼命多幹一些才是。(魏上)

魏：走呀！(唱原板)每日裡我心中甚是紛亂，雖然是身在家心在田園，這幾日我丈夫愁眉不展，是何故他不說真情實言，天近午到田園前去送飯，夫妻們爲衣食那得消閑。(白)啊：飯已做好，請你且先用飯，待我幫你來做。

于：少等一時。(于江用力過猛，身支持不住，暈倒地下，魏驚跑近見血介)

魏：哎呀！你你心中覺得怎麼樣？

于：(唱)頭發迷眼發黑鮮血吐濺，不料想他此時來到身邊，爲還那閻王債帶病苦幹，

(哭頭) 賢妻！我的妻呀！

魏(哭) 喂呀！(接唱) 你病重因何故不來明

言？這都是爲妻我未加照管。

于：(接唱) 你自從到我家未曾得閒。

魏：(接唱) 無銀錢怎能够請醫瞧着，

于：(接唱) 我的命恐怕是難以保全。

魏：(接唱) 含悲淚攪我夫亡回家轉，

于：(接唱) 夫妻們受盡苦有誰見憐！(同下)

第五場

人物：魏才(以下簡稱才)

(上) 咳嗽(唱) 這幾日在賭場將錢輸盡

，待我去找蓮姐再去要銀。

才：(白) 我有個侄女魏蓮姐，她媽活着的時

候在胡府當乳娘，如今他媽死啦，胡府把

她嫁給于江啦，可是我連一片肉都沒吃着

，有心去找胡府理論，又怕惹不起人家，

只得去找于江他們倆口子算賬，說是蓮姐

她娘生前欠我的錢，那我就天天去要，無

論他們怎樣哀求，我也是非要不可，再說

我也應當化他們幾個呀！這幾天我在賭場

泡着了，手頭又輪光啦，我不免再到蓮姐

家裡去要點錢好撈撈本，我就是這個主意

，對，我就是這個主意。(下)

第六場

人物：于江，魏蓮姐，魏才。

(魏攪于上，開幕進屋扶于在床上臥下，

魏向外走。)

于：你到那裡去呀？(站起也向外走) 我的病

我自己知道，你不要再去借了，欠下債務

，豈不要連累於你？我把話對你說明：等

我死後，你自己另找生路，不要在此守寡

受罪了！想我家寸土俱無，依靠什麼過活

？何況這寡不是我們這窮人守的！你要聽

我相勸，不要再爲我拉債務了。

魏：我不去借就是，你好好睡下，我與你作點

熱湯去。

(將于江安置好，幕掩于江下，魏剛往外

走，魏才上碰頭。)

魏：啊，叔父來了！

才：來啦。

魏：叔父到此爲了何事？

才：你媽在世欠下那兩個錢，到了多麼能還清

哪？

魏：叔父不要高聲，我丈夫病在床上，若叫他

聽見，又要着急，病體豈不是又要加重了

麼。

才：咳！（故意更高聲）難道說我要錢還有錯嗎？

魏：你看他病倒床上，我正無處借錢與他治病呢，望求叔父可憐我夫妻二人，容讓一時才好。

才：你沒有地方借錢？聽說胡府少爺對你很好，那不是現成的嗎？

魏：叔父你不要這樣亂講，想那少爺他是何等樣人，那裏把我們窮人看在眼裡。

才：好好好，你有道理，閒話休說，你快去借吧！回來給我兩個花。

魏：好，我去去就來，（難過低頭）你先請回去吧！（下）

才：（唱散板，）只爲要錢把話費，暫忍一時等他回。（下）

第七場

人物：大管家，小春，魏蓮姐。

（管家上）

管：人走時氣馬走膘，鬼子倒霉遇老瞞這幾天什麼事都糟，壓上個四就出個么。錢都輸光啦，只好找夫人弄兩個錢，再去撈撈梢。（進門）小春，（小春上）

春：管家何事？

管：小春，夫人到那裡去啦？

春：你找夫人作什麼？

管：你瞎問什麼？

春：你不找我，我就問你嗎？

管：不要搗亂，我沒有工夫和驢彈琴，早晚有一天我好好收拾收拾你。

春：你好好大的口氣。

管：好啦，夫人在那啦？

春：還是要問哪！在裡邊打坐啦。（夫人自上）

胡：小春，你跟管家頂什麼嘴？

春：我沒跟他頂嘴呀。

管：你還嘴硬！（欲打小春，小春躲夫人身後）

胡：有什麼事呀？（管家看了看小春對夫人使

眼色）

胡：小春，到廚房去端我的點心去吧。（小春

下）

（管家對春冷笑，見春下，回頭向夫人詔

笑出怪樣，）

管：我這幾天很不好，不走時氣，總輸，手裡都

輸光啦，再給弄兩個，我好去撈撈梢呀！

胡：哈哈！我說自天晚上都不見你的影，你是

要瘋啦，這是要錢才來啦，要不還不來哪

，噫，錢倒是有，身子不痛快有點不願意

事。

管：別生氣，你身子不痛快，我來給你捶捶吧。

（管家站起來搬椅子，湊前與夫人並坐，捶背，二人同笑）（魏蓮姐上）

魏：（唱搖板）貧病交加志氣短，低頭胡府來借錢。（白）到處借不到錢，只好來到胡府，待我進去。

（進門見二人狀態退出）（管家驚起急白）

管：誰？回來！

魏：是我呀。

管：哦！于江嫂，你以為這是你們家，直眉楞眼的往裡闖，我問你，又幹什麼來了？

胡：（不悅）蓮姐，你幹什麼來了？

魏：夫人管家容稟：（唱西皮流水）未開言我這裡心中害怕，曾夫人與管家細聽根芽，都只爲我丈夫忽然病下，求醫治無有錢把我急煞，望夫人借銀兩恩比天大，喂呀（哭）到來生變犬馬理當報答。

管：怎麼着，你來借錢來了？

（與夫人耳語，夫人點頭，暗遞銀與管家）

管：要想借銀倒也好辦，我有一言，你要答應

了，馬上把錢拿去。

魏：有何言語，管家講講。

管：夫人拿你當親生女兒看待呀，你知道不知道？這有二兩銀子，就算夫人送給你的，你心裡可要放明白點，你年輕輕的，嘴上可要留德，可不要信嘴胡說，你聽見沒有？

魏：聽見了。（欲走）

管：回來！

魏：還有何事？

管：萬一你若跟別人胡言亂語，小心你的小命！（鑼）

魏：（驚介）是，我知道了。

管：萬一于江死了，你們欠的那些債可還得還，到時候我把你叫回來，聽見沒有？

魏：是，（出門唱西皮散板）人言胡府門戶正，今日看破這內中情，心中惦念丈夫病，急忙前去請醫生。（下）

春：（上白）啓稟夫人，王老夫人在前廳等候多時。

胡：說我就到。

管：夫人我也要走啦。

胡：這是給你的銀子，家裡有事你要早點回

來。

管：你放心吧，（夫人下）（唱）哄得夫人心
喜歡，拿着銀子把本翻。（下）

第八場

人物：魏蓮姐，于江，魏才。

魏（上唱西皮散板）時才胡府借錢，險些惹出
大禍端，他道于江若把命斷，還叫我當奴
才把債還。（白）適才請來醫生與于江醫
治病症，醫生道他是勞累過度，以致得下
這樣重病，我隨先生將藥取回，待我回家
便了。（進門介）

于：你回來了？

魏：回來了。

于：你往那裡去了？

魏：隨先生取藥去了。

于：方才醫生前來看病，我本不欲瞧看，怎奈
你哭哭啼啼，是我言過看病是不吃藥的，
你爲何又去取藥，你是那裡弄來的錢呢？
你快快說明，不要騙我才是。

魏：爲妻不能眼看你病死，萬般無奈，去見夫
人。

于：她怎麼樣？

魏：借與我們二兩銀子。

于：哎呀，你又借上他的閻王債，我們就真要
被她們的債逼死了哇！（魏才暗出偷聽介）
魏：你休要焦急，但願你的病體好了，掙了錢
再還她們吧。

才：（進門白）是啊，等病好了再還他也就是
了，侄女你借了多少，給我幾個花花才是
呀。

于：啊，你這個狂徒，難道說她還欠你一輩子
不成！

才：什麼，我這個爲叔叔的，她出嫁我連一片
兒肉都未曾吃着，爲什麼要不得，沒跟你
還不是好事嗎？

于：你憑什麼與我要啊？

魏：你不要生氣，（把于江扶臥床上，推才出
去）啊叔叔，你看我想難如此，就該可憐
可憐姪女，但等于江好了，我夫妻二人一
定不忘你老人家的感恩大德呀（哭介）
才：你還難？你有地方能借出錢來，不是還比
我強嗎？

魏：叔父，你那裡知道，姪女去到胡府苦哀
求，借了二兩銀子，還要與于江治病，叔
父實在用錢，與你二錢銀子，請拿去先用
吧。

才：怎麼二錢銀子？二錢銀子頂什麼用啊，還不够押個「孤丁」呢，你就借來二兩銀子？我是不相信。

魏：叔叔你要用多少？

才：（冷笑）幾兩都行。

魏：哎呀，叔父啊！（唱西皮搖板）含羞愧苦哀求借銀二兩，叔父你無半點憐憫的心腸，借了這關王債牛馬抵償，望叔父發憫隱仔細思量。（白）啊，叔父你以為這二兩銀子來得容易麼？你怎知我在他們面前含羞忍辱，苦苦的哀求才借了來的，但願于江病好，就是萬分困苦總也有償還之日，倘若他有個好歹，這，這，這，我拿什麼償還人家？豈不是要作一世牛馬了哇！（哭）（于江掙扎出聽）哎呀，外面風大的很，你怎麼出來了？

才：（對才）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想我貧病交加，求借無門，我妻萬般無奈，才借了這筆關王債，與我調治病症，你還是這樣逼迫於他，難道說你就無有心肝不成？

才：于江你嘴要乾淨點，她是我的姪女，我是應當花她的，你算什麼東西，出口傷人，你是找死不成！

才：那個找死，我與你拚了罷！（向前撲打，被魏才推倒死去）（蓮姐撲介）

魏：哎呀！見丈夫倒埃塵氣絕命喪，（叫頭）于江，我夫，夫啊！（唱）你一生受盡苦這樣下場！求醫治空奔波成爲夢想，恨叔父特無情狠毒心腸。（快三眼）轉面來再與叔父講，逼死了我丈夫所爲那樁？我夫妻可憐到這等模樣，可憐他受勞累染病在床，似我這貧寒家無法可想，我只得去胡府再去商量，苦哀求借來了紋銀二兩，本打算用此錢熬藥煎湯，有誰知被你逼當場命喪，似你這狠毒心好似豺狼。（散板）悲悲切切無計想，我這裡拚一死同喪無常，（白）待我與你一死相拚了罷！（碰介，才架住）

才：住了！（唱）侄女兒休得要出言無狀，似這等貧窮人死又何妨？你暫且聽爲叔好言來講，倒不如反穿羅裙你另嫁夫郎。（白）我說得啦，你也不用瞞怨我，這是他命裡該死，你多餘跟他受這個罪，有道是嫁漢嫁漢，穿衣吃飯，你不要難過，叔叔另給你一個好人家，有吃的，有穿的，這不就結了嗎！

魏：（叫頭）叔父哇！叔父，你此言差矣，想

于江已死，屍骨尚未葬埋，叔父你就要勸我改嫁，想我嫁與了于江受盡了艱難，再也不想嫁人的了哇！（哭介）

才：你說你不嫁人，你靠什麼活着呢？

魏：我早已想過，只好到那大戶人家漿漿洗洗，但求凍餓不死，也落得一個清淨。

才：你是不是還想回到胡府去呀？

魏：唉！但有一線之路，我也不願回胡府去了。

才：我说的话，可全是爲了你，你好好想想，明天聽你的回信，好，我走了，（下魏回身見屍介想介）

魏：唉！想來想去別無生路，只有再去求胡府夫人，借銀葬埋于江，我與她們作一世的奴婢便了！（唱）四顧茫茫無生路，只有再回胡府門。（下）

第九場

人物：胡繼生，魏蓮姐。

生：（上唱散板）成婚後不覺得光陰似箭，思想起從前事如在眼前。（白）魏蓮姐去了多時，如今又回到我的家中，是我總想與他一歡衷腸，怎奈她總是躲避於我，是何

緣故？（魏蓮姐手提竹籃上唱）

魏：（唱搖板）恨叔父他不該逼我改嫁，無奈何我只得重回胡家。

生：啊！于江嫂你到那裡去？

魏：漿洗衣服。

生：我總想與你數數衷腸，你總是躲避於我，是何道理呀？

魏：如今和從前，大不相同了，老爺你要諒情一二。

生：于江嫂啊！（唱）你到我家剛過冬，現在已經八月中，這些月來見了我，使我趕到西來趕到東，幾次想與你把話論，未有一次談成功，今日裡相逢有閒空。

魏：（接唱）以往今朝不相同，倘若是我與你多親近，被人看見是非生，萬般無奈來投奔，望公子休使我無地自容。

生：（白）休得害怕隨我到書房來呀！（用手拉魏，甩開）

魏：（唱）望公子可憐我你要尊重，（少夫人上，見狀大怒）

少：（接唱）狗賤人拉公子却爲何情？（生驚羞欲下）（白）站住，你幹的好事！于媽，你們在這拉拉扯扯幹什麼？

魏：少夫人……

少：（接唱）怒冲冲走向前把賤人打定，

魏：（接唱）少夫人你不能皂白不清。（白）

少夫人，方才是公子他……

少：是你拉他嗎？你說，你說呀！

生：不！不是，是于媽拉我，她，她勾引我。

少：哼，我也不信，你這堂堂的胡公子也能調戲

一個當老媽子的臭寡婦，好吧，既然于媽調

戲你，把這棒子交給你，你與我重重責打，

你要捨不得她，打輕一些兒，我就回娘家

告稟我家父親，叫他知道你胡府的門風！

生：娘子息怒，待我重重責打於他也就是了。

（唱）狠心腸打蓮姐愈打愈重，爲的是使

娘子減去怒容。

少：打得你冤枉不冤枉？

魏：少夫人，我……不冤枉。

少：去吧，下回老實點，你不要臉，公子爺還

要臉哪（賸生）少往一塊湊合！

魏：唉！（唱）滿腔冤枉強自忍，跳入黃河也

洗不清（下）

少：母親叫你呢。

生：你不與我一同前去嗎？

少：你先去吧，我有事，（生下）管家快來。

（管家上）

管：少夫人喚我何事？

少：這是二兩銀子，你收下，你想法把于媽弄走，別叫公子知道。

管：是少夫人我一定辦到。（下）

第十場

才：（上唱散板）人家有錢越有錢，我魏才一

年差一年。（白）咳！實指望把姪女另嫁

一個人，從中撈得財禮錢，不想說妥啦，

她也跑啦，真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飛啦，難

道說她還能跑上天去不成？我到胡府門外

去看了幾次，總沒見她影子，長長的工夫

耐著性，那怕找她不着，正是，任你跑到

天邊外，難逃魏才掌握中。

（下）

第十一場

人物：魏蓮姐、魏才、柳媽（以下簡稱柳）大

管家。

魏：（上唱西皮散板）思想起傷心事珠淚滿面

，強忍耐到溪邊洗衣衫，似這等秋光景

落葉片片，（原場登見魏才、驚慌跑下）

才：啊哈！（接唱）尋找的人兒就在眼前。（

白）咳！真湊巧！我沒找著她，倒把她碰

上啦，待我趕上前去。（追下）

（魏急上走原場，唱西皮散板）

魏：每日裡爲此事提心吊膽，料不想又被他尋到溪前，進府來急忙忙把門來掩，（關門）

（魏才隨上）

才：（接唱）果然她就在這胡府裡邊。（白）

哎呀，這有門不敢叫，又怕被他們攔了出來，我不免在此等上一等，若有人出來打聽明白，再想辦法。

（魏蓮姐滿臉驚慌，柳媽由下場門上，）

柳：你怎麼未洗完就回來？你這戰戰兢兢的樣子，莫非出了什麼事情不成？

魏：柳媽媽有所不知，只因我那叔父苦苦逼我改嫁，因此上我來到胡府躲藏，不想今天前去漿洗衣裳，在河岸之上被他看見，一直追到門外，這便如何是好？

（管家溜上，）

管：什麼事啊，你們一個一個鬼鬼祟祟的？

柳：管家你不知道，只因于江嫂的叔叔，逼她改嫁，追到我們的府門，大爺你快去給看看去。

（管家溜上，）

管：什麼事啊，你們一個一個鬼鬼祟祟的？

柳：管家你不知道，只因于江嫂的叔叔，逼她改嫁，追到我們的府門，大爺你快去給看看去。

管：嗯，待我看來。（開門見魏才，魏蓮姐門內竊聽）

才：哦，管家大爺您好哇？

管：我當是誰哪，原來是你，你幹什麼來啦？

才：大爺您不知道，自從于江死後，我託人給我侄女找了個吃飯的地方，當時她自己也不願意，可是後來又說因爲是山溝裡，不願意去啦，不願意就不願意吧，却又跑到這兒藏起來啦，人家可找上我啦，一個勁的不答應我，把我鬧的實在沒辦法，大爺你老成全成全我吧！我這兒跟您道謝啦。

管：啊，這麼回事啊！

才：是啊，她是太不知道好歹啦。

管：不行，她在這裡幹活甚是下力，一人頂兩人幹，二來于江在時，欠下胡府的債，至今尚未還清，她若改嫁，這筆錢誰給還？（魏才對管家耳語）

管：（小聲問）他出多少錢？（魏才比手勢伸一個指頭）十兩啊？好吧，就這麼辦，最要緊的你先跟那個買主見見面，雙方準備好，就叫他派人埋伏在外邊，只等子江嫂出來，今夜出來今夜搶，今夜不出來等明天。

才：好，就這麼辦。（下）

（魏蓮姐聽完擔心，管家近門）

才：好，就這麼辦。（下）

（魏蓮姐聽完擔心，管家近門）

才：好，就這麼辦。（下）

（魏蓮姐聽完擔心，管家近門）

才：好，就這麼辦。（下）

（魏蓮姐聽完擔心，管家近門）

（魏蓮姐聽完擔心，管家近門）

管：他媽的什麼東西，到這府門貴地找好處，真他媽作夢（下）

柳：于江瘦。

魏：媽媽何事？

柳：這回可好啦，你叔叔讓管家擺走了。

魏：媽媽你聽錯了，適才管家與我叔叔在門外低聲細語，又要將我賣與旁人，是我去找夫人，夫人正在唸經，少夫人又將我罵了一頓，這便如何是好？

柳：倒不如你逃出門去躲避一時，再作道理。

魏：如此待我逃走了吧。（出門下）

第十二場

人物：魏才、二助手，

才：（上白）我方才到胡府那裡，管家跟我說我侄女她又跑啦，走的工夫不大，一定還不了，咱們趕緊追趕，走！（同下場）

第十三場

人物：魏連姐、魏才、二助手，

（拉開幕，墳地，一棺材，夜景殘月半空，楊柳下）

魏：（唱二番倒板）秋風寒夜淒涼荒山寂靜，（廻轉）顧不得路崎嶇趕奔墳塋，滿腔的傷心事對誰來傾，我只得哭泣人以洩悲情

。（快三眼）都只爲我叔父是個刁棍，貪銀錢強要我改嫁他人，最可嘆兒夫他被逼喪命拋下我寡命人，孤苦伶仃，受盡欺侮，恨叔父你不該逼我太甚，要改嫁怎能對去世的夫君，（散板）含辛酸忍悲痛忙忙前進，

（見墳介，夢景曲排子）啊……我那苦命的人哪！（接唱）見墳台好一似亂箭穿心，我這裡呼喚你你爲何不應？（哭頭）喂呀夫哇！（上魏才和助手提燈籠）

才：哈哈你在這啦！

魏：叔父，（接唱）你……你苦苦追趕我所爲何情？

才：你還跟我裝糊塗，快跟我走吧！

魏：（唱）聽此言好一似雷轟頭頂，果然是逃不出他的手心，哭啞了咽喉無人救應，吾的夫哇！（掃頭）（魏才等搶走下）

第十四場

人物：王老六、魏連姐、魏才、祝九、二賀喜人。

王：（唱）賣了老米八石整，賣了獸皮二十張，湊上紋銀整十兩，娶個寡婦拜花堂。（白）在下王老六，住在深山，以打獵爲生